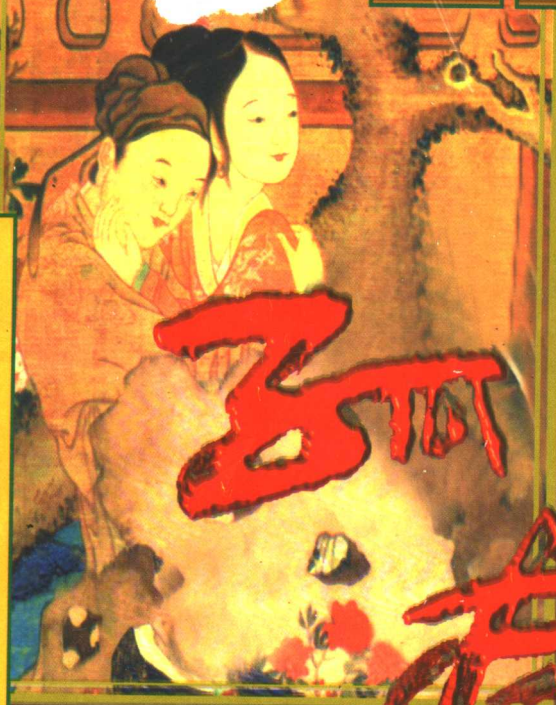


仅存唯一原本

情小说

生花梦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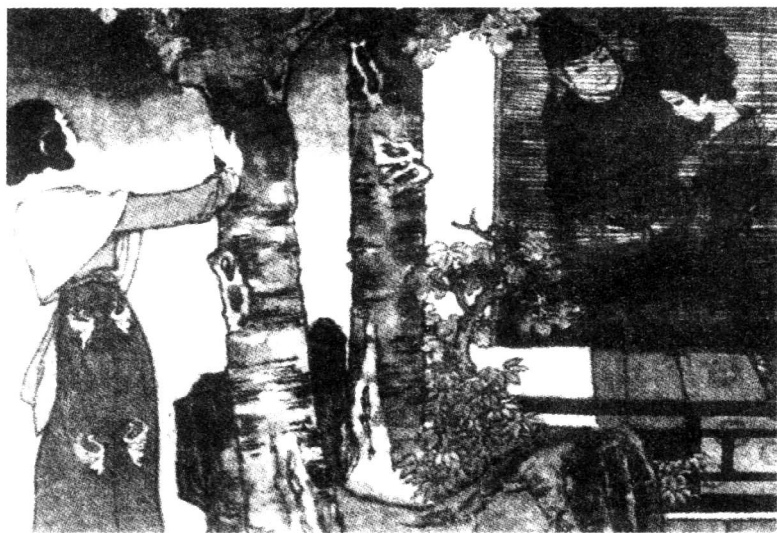


生花梦

中国艳情
孤本
小说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红风传
生花梦
醋葫芦
炎凉岸



RBH 81/03

珍藏卷四

目 录

红风传	(1)
生花梦	(59)
醋葫芦	(204)
炎凉岸	(416)

红 风 传

[清] 无名氏



该书分为光绪石印本和贵文堂刻本两种，石印本在先，贵文堂本在后，且贵文堂本有改动，有节略。其中石印本为韩国学者朴在渊自藏，甚为珍贵。此书为石印本。

第一回

蚰蜒精奉旨作乱

此书分为光绪石印本和贵文堂刻本两种，石印本在先，贵文堂本在后，且贵文堂本有改动、有节略，其中石印本，为韩国学者朴在渊自藏。甚为珍贵。

青云渺渺紫云现，嘉庆皇爷登金殿。
十二才官造监石，此书名为《红风传》。

四句提纲叙过，引出一部《红风传》来。

话说，道光皇爷驾坐北京七年上，朝中有位中书出身大臣，姓江名百万，做过山东三年主考。自幼娶妻徐氏，所生二子一女，长子江岚，济南府里做布政司，次子江峒，宛平县里做知县，一女许配山东荣大人为婚。江岚无后。江峒也是无后，身边所生一女，名唤秀英，年方一十七岁，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。江老爷在宛平县做知县，不曾带着家眷，夫人小姐们住在山西洪洞县。

单说道光皇爷驾坐北京七年，正月十七，适逢太山庙里大会。小姐说：“我父亲在宛平县里作官二年，未曾回家，今日逢太山庙大会，咱母女二人前去降香，进庙求签问卜，一来问我父亲官星可现，二来保佑父亲官星。”老夫人说：“儿呀。言之有理。你回绣楼梳洗打扮，叫家童唤上轿来，前去降香。”

老夫人堂前以下停残步，叫声家郎院子怎听我言，只因

为千金姑娘来把香降，众人侍候不许拖延。街上买卖都撵走，不得贴近姑娘前。家童两旁来喝道，防止闲人偷眼看，老夫人一声吩咐回宅转，再说小姐和丫鬟。



众位明公，单说小姐领四个丫鬟冬梅、春香、秋菊、海棠，来到绣楼，把那梳头家伙摆在桌中，打开头上青丝，长有三尺，好不爱杀人得紧呀。

一头青丝如墨涂，梳又梳来盘又盘，左梳右挽盘螺髻，右梳左挽抹云端，前梳燕子三点水，后梳猛虎归山林，中间闪闪掇乱头发，一堆堆个菊花心。那根小簪别十字，镀金耳

环坠耳轮。南京官粉净了面，苏州胭脂点嘴唇。上穿日月龙凤袄，下束山河地里裙。织金裤腿描走兽，鸳鸯带子扎两根，三尺白绫把金莲裹，红缎花鞋足下穿。

小姐打扮停当，带领四个丫鬟，一同母亲下了绣楼，穿堂过院。来到大门以外，上了轿车方才落座。单说家童吆哈一声，催骡马顺着大街，穿街越巷，来到庙门以外住下。一同下了轿车，进了山门，来到大殿以里求签问卜，把他寄在大殿以里，这且不表。

再说，山西洪洞县离城十五里，有个毛家寨，寨北有个地穴，穴内有个妖精，有人说是蚺蜒精。蚺蜒怎么成精？受过日精月华，百年的道行，变化人形，头上有角，肚下有鳞，一百零八条腿。只为东斗星临凡，红鸾星降世，他夫妻隔着路途遥远，不能成其夫妇，上皇玉帝传下旨意，差下城隍土地使出蚺蜒精作乱。嘉庆十四年正月十七，天到午时，蚺蜒正在地穴修真养性，忽听城隍土地有令，领了玉皇爷敕旨，使东斗星夫妻团圆。蚺蜒精把威一抖，只听的一声响亮，平地陷个地坑，有数十余丈，惊动男女一齐观看，只听里边鬼哭神号，笙琴百乐，狂风大起，从里冒出一股黑烟来，上至天下至地，先挂龙后刮红风，只刮的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，那些男男女女各自回家，生意买卖关门闭户。

单说江秀英小姐主仆来到庙门以外，才要上车，那大风呼声来到，只听一声响亮，把小姐刮去了，老夫人丫鬟也刮去了。单说蚺蜒精托着小姐把威风一抖，“喀叉”一声响亮，起在半虚空中，这可了不得了。

上方刮到梭罗村，回头稍带斗牛宫，往东刮到东洋海，回头稍带雷音寺。刮得浑身流虚汗，二目紧闭不能睁。刮了三天并三夜，刮到江南苏州城。

列位明公，洪洞县到苏州有多少路途，有三千余里，怎么刮这么远，上节书已交代明白，玉皇爷差蚺蜒精送红鸾星与东斗星团圆，所以才刮恁样。闲言不必多叙，书归正传，蚺蜒精仍还到毛家寨修真养性。

单说江小姐到苏州大街以上，停了多时，方才还阳。举目抬头一看，也不是洪洞县的光景，又不是太山庙的光景，也不是江家亭的光景。小姐自己叫自己的名字说：“江秀英呀！你本是女流之辈，年方一十七岁，不出家门，最不该出头露面前去降香，偶遇大风刮到外乡，休说想到回家，只怕你贞节难保。”江秀英想到这里，长叹一声：“苍天呀！天呀！”不由的满眼落泪。小姐哭了多时，抬头一看，路北有个土地庙，求告：“土地老爷，与我母亲托上一梦。俺娘知道我在这里，差一家童带上轿去，把我接回来家去。”小姐想到这里，欠身起来往前紧走几步，来到土地庙内。土地老爷大吃一惊，说：“小鬼，你急速出去，小姐本是状元之妻，无有我的坐处，那有你的坐处。”小鬼站在庙门以外，小姐双膝跪下，尊声：“土地老爷在上容禀，把你的神灵显一显，搭救小奴回转洪洞县去。”

土地爷不知我家何处住，细听小奴表姓名。家住山西洪洞县，城南十里江家亭。先祖名字江百万，三任主考在山东。伯父名字叫江岚，济南府里作布政。我父江峒官职小，宛平县里受朝封。无生多儿共多女，生下一女江秀英。正月十七把香降，不料西北起红风，刮了三天并三夜，刮到江南苏州城。我好比丧家之犬无处奔，断线风筝无根绳。土地爷你把神显一显，搭救小姐转洪洞。保佑母亲团圆了，翻改庙宇塑金身。江小姐土地庙内来祝告，土地老爷吃一惊。

欲知后来怎么样，下回书里说分明。

第二回

筹盘费马小当衫

话说，土地爷说：“小鬼，你看，江小姐他是一人，咱是一神，东关有个马小，你去把他叫来搭救小姐出去。”小鬼听说不敢怠慢，一溜旋风来在东关。马小正在东关大街卖豆腐，卖了一半，还剩一半，街南有个王二叫他喝酒，大街傍边石条上正然饮酒。小鬼一阵旋风把豆腐架掀倒。马小说：“好大旋风，把豆腐都掀翻了。”沙土窝里吹也吹不的，打也打不的。马小气的把豆腐丢下，扛起架子回家了，放下豆腐架子，回到大街闲游去了。正往前走，小鬼催着来到土地庙停足站住，抬头一看，庙内有个幼女啼哭，年纪不过十六七岁。马小想：“此女不是受了公婆的气，必是遭了父母之忧。”马小说：“大姐，你在家必是受气，把你家的居处向我说明，我好送你回家，再不受气了。”小姐往外一看，门外站着一人，年纪不大，身粗头细，两个蝙蝠耳，一对老鼠眼。小姐说：“该死的奴才，你走你的路，我上我的吊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你莫非怀着不良之心？”马小说：“我是一片好意，问明你家的居处，好送你回家。未曾说什么打混的几句话。”听此人说话顺情顺理，小姐说：“请问兄长贵姓？”马小说：“贱姓马。”小姐说：“请问台甫？”马小说：“名叫马俊。”小姐说：“家中还有什么人？”马小说：“家有八旬老母。”小姐说：“马兄在上，听我说来。”

拜一拜来跪流平，马兄在上仔细听，家住山西供洞县。

马小说：“我的娘呀！你是哪家的，难道是风刮来的？”小姐说：

“正是，这里甚么地方？”马小说：“俺是苏州城。”小姐说：“常听我父亲说，山西洪洞县到苏州三千余里。”小姐不由的眼中落下泪来。小姐说：“马兄长，一言难尽了呀！”

小姐闻言泪两倾，马兄在上仔细听。
家住山西洪洞县，城南十里江家亭。
先祖名字江百万，三任主考在山东。
伯父名字叫江岚，济南府里作布政。
我父名字叫江峒，宛平县里受朝封。
我父无儿只一女，单生一女江秀英。
太山庙里把香降，西北朝天起狂风。
刮了三天并三夜，刮到江南苏州城。
又无三亲并六眷，那里去把身来停。
马兄若肯发慈悲，搭救小奴转洪洞。
母女若得重相见，一层恩报你十层。
小姐哭着诉一遍，马小就把姑娘称。

列位明公，马小叫他姑娘，真正不错。马小闻听是江老爷的闺女，说：“姑娘不哭罢，跟我上俺家去罢，住上三五天，我好送你回家。”小姐闻听欠身而起。马小在前，小姐在后，往前走有五六家人家。马小说：“俺娘不用纺花了，不用卖豆腐了。”老婆子说：“奴才，咱不纺花卖豆腐，靠着什么度日？”马小说：“俺娘不知道，山西有个洪洞县，城南十里江家亭，有个江老爷之女，正月十七太山庙里降香，被大风刮到咱这里。我把她留在咱家，住上三五天，我给她送书传信，江老爷知道小姐在这里，好来接她回去。江老爷见爱，把我带到他家，江老爷上金殿奏一本，嘉庆爷把我大小封个官职，你老人家就是老太太了。再不卖豆腐纺棉花。”陈氏闻言满心欢喜，说：“我儿，那人现在那里？”马小说：“现在门外站着。”老陈氏闻听此言欠

身出来，一把拉住小姐，说：“大姐，在我草舍避难。”小姐进了草房，陈氏说：“儿呀！你搬条板凳与恁姑娘坐下。”小姐进草堂里落了座。马小说：“姑娘，你吃饭没有吃？”小姐说：“我那天降香吃了早饭。”马小说：“听说今已三天了。”马小到了街上，买了二升米、半斤豆腐，来到草房。他娘做的大米干饭，熬的豆腐汤。他娘儿两个与小姐用了一顿饭，把那空虚之心去了。小姐说：“马兄长，上山西送信几时起身？”马小说：“等弄些盘费才能起身。”小姐想：“他是穷人，至山西三千余里，路途遥远，他怎能有这盘费？”小姐说：“兄长，你要起身就有盘川。”马小说：“盘川在那里？”小姐说：“我有一件衣裳，拿了当去，到了当铺要一千银于，没有一千还要八百。”马小说：“是什么衣裳，怎么值这多？”小姐说：“珍珠汗衫，你不信我脱下与你看。”敢说列位明公，大家人脱衣不与小家的人一样脱法，小家的人先解钮扣，那大家的人脱衣如蛇蜕皮，一卷手把描花腕伸在袖里，把那珍珠衫脱下来，递与马小。马小接过看了一眼，不认得是什么衣裳。小姐说：“你不认得么？”他说：“从未见过。”小姐说：“这是珍珠汗衫。”马小说：“敢是什么宝物？”小姐说：“正是我父亲在家作官，嘉庆皇爷见爱，亲赐一件珍珠汗衫，上头有明珠四颗，辟风珠、辟火珠、辟尘珠、滚盘珠，三个生金扣，二个生玉扣，拿去当了罢，要当三百两银子，就够你的盘川了。”马小说：“是了。”

马小拿着珍珠汗衫，出了头门往东一拐，往当铺来了。来到柜台外边停身站住。说了声当当，就把那珍珠汗衫递上去了。小郎接在手里问：“要多少钱？”马小说：“要三百银子。”小郎说：“还你个五百钱。”把当返出去了。马小不当，拿在手里说：“这珍珠汗衫只值数百个钱，就是粗布衣，也还多值一文。”抖一抖，出乱了，只见珠放光华。掌柜的说：“好像奇宝放光，拿来，我看看！”马小又把汗衫递上去了，掌柜的接在手里，仔细看看，是件珍珠汗衫。再往柜台外看，见马小身粗头细，两个蝙蝠耳，一双老鼠眼。看这来人，必是大盗，把那家太太珍珠汗衫偷盗来了。嘉庆皇爷知道，着那家大人前来私

访，损了当铺，连一个扣子也赔不起。回道：“小郎们与我拿住，送到衙门，见太爷发落罢。”

只听掌柜一言方出口，关上头门上了闩，前后门一声响亮人都到，八十个打手往外迎。长的杆子短的棍，还有铁尺与钩叉，光亮钢刀几十把，还有多少白蜡杆。吆喝一声往外跑，把马小围在正中间。眼睁睁马小无人救，下回再把马小表一番。



第三回

卖秀英马小暗算

话说，那当铺里掌柜的吩咐一声，众小郎马上前去，把马小围在中间。马小好害怕，哭起来了。掌柜说：“不要打他，你们回去，等我问问他。”说罢，小郎回了后宅。掌柜的说：“当当的，你那衣裳那里来的？是朋友送的，是你买的？”马小说：“不是送的，也不是买的。”掌柜的说：“住口！不是买的，不是送的，难道是风刮来的么？”马小说：“正是大风刮来的。”掌柜的说：“你胡说！风怎么能刮衣服来呢？”马小说：“不是这样，是风刮一个人来的。”掌柜的说：“这就是了。”马小说：“山西有个洪洞县，城南十里江家亭，有个江大老爷他的闺女，那天降香被大风刮来，刮到咱苏州城里，在土地庙上吊，我把她救下领到俺家。她有珍珠汗衫叫我与她当了作盘川，好上山西洪洞县里送信。”掌柜的说：“是了，你是好人。这件衣裳当多少银子？”马小说：“要三百银罢。”掌柜的吩咐：“小郎，给他罢，写上当票，给他三百银子。”小郎连银带票递与马小。马小接过银子揣到怀里，票子掖在腰里。掌柜的说：“小郎们，开门放他出去。”小郎们忙把大门开放，马小出了当铺，这且不表。再说当铺掌柜的说：“把衣裳放在成字号里，用红绒线吊在梁上，上不连天，下不沾地，用火熏之，恐怕虫咬了扣珠。咬了扣珠，连当铺还赔不起了。”说完当铺不表。

单说马小往前正走，来到大街上抬头一看，见一茶馆。敢说茶家是那个？原是一张三开的茶馆，里面有个骰子局，秦廷学、吴延虎、朱大成、王七、王八在那里掷骰哩！马小闯到跟前，南边跑到北边，

转到西边。张三说：“你不卖豆腐，在这里做什么？”马小说：“不许我看看么？”张三说：“你自幼卖豆腐为生，那里有银子来掷骰子。”马小说：“莫说是个银子，我还有金子哩！”马小说罢，把三百银子投到桌子上。这才是“情送红人面，财帛动人心”。张三一见满心欢喜，说：“马兄长，方才失言，莫要见怪。”马小说：“自幼儿就交好，我还生什么气？”张三见有三百银，忙叫王二说：“你到大街把好酒装一斤，与马大爷喝酒。”急把荤素菜两碟摆上，将马小让到上座。一斤酒喝完，把马小喝的大醉。张三说：“众兄弟，马小银子来的不明，莫非那里偷来的。好骰子手起来，大家弄他。”众人说：“三哥，你掷，还有俺抗着。”这骰子有鬼，会掷的，净掷四五六；不会掷的，净掷一二三。张三忙叫起来：“马兄长，你下码。”马小把银子下了五十两，张三掷就四五六，马小就输了五十两；马小把骰子拿在手中，张三也下了五十两，马小一掷，就是一二三，又赔了五十两。马小说：“二百银子都下上。”朱大成要掷一把，拿起骰子一叫，是四五六，马小把三百银子输完了。张三说：“你与我出去罢，不要坐在我的板凳上。”

马小无奈来到大街以上，前思后想，无有主意，“女子叫当当，当了三百银子，我都输了，如何是好？也罢，错了就按错上办，我把当票卖了吃饭喝酒，我把女子卖了乌龙院里去罢，卖它几百银子，我就发大财了。”

马小做事心变了，他把千金卖火坑。
这回卖到乌龙院，倒叫小姐受灾星。
住口不说后来话，再说马小狗奸佞。
连走带跑来的快，前行不远面前存。
马小来到乌龙院，伴婆又把马爷称：
“马爷来有何事情，从头至尾说个清。”

马小说：“你可要玉美人一个？”老伴婆说：“不要了。”马小说：

“好的很哩！”伴婆想了想说：“我跟你去看看罢。”马小在前，伴婆在后，穿街过巷来到马小门首。老陈氏抬头一看，见是伴婆柳庭春。陈氏说：“伴婆来俺这里做什么？马小与我把这东西赶出去。”马小说：“俺娘，你老人家不知道，是俺家干娘。”陈氏说：“既是你干娘，让他坐下。”马小遂搬条凳与伴婆坐下。小姐说：“马兄长，当当回来了？”马小说：“回来了。”小姐说：“当了多少钱子？”马小说：“当了三三两。”小姐说：“三三两，足够你盘川的了。”马小说：“叫我输了。”小姐说：“马兄长，你可是说的失言么？”马小说：“难道哄你不成么？”

小姐闻听怒冲冲，方才出去把人坑。
输了银子不大紧，我命必死你手中。
银牙咬把金莲踩，绣鞋踩的咯崩崩。
小姐越思心中痛，一口痰起堵喉咙，
哎哟一声倒在地，三魂杳杳归阴城。
小姐气死草堂内，伴婆慌忙叫几声。

话说，小姐气死在草堂以里，老伴婆拉住小姐醒来，连叫数声，总不言语。老伴婆照着小姐脊背拍了几下，说：“小姐醒■（28）来！”小姐这才还阳，叫了一声：“苍天呀，可害死我了！”这才是：

人不伤心难以死，醒来还阳又复生。
一口痰气吐在地，哭声父亲老江峒。
你在宛平把官做，怎知孩儿受苦情。
哭声父亲来了罢，搭救孩儿出火坑。
早来三天还相见，晚来三天不相逢。
小姐哭的如酒醉，伴婆又把小姐称。

伴婆说：“小姐，不必哭了，这里不是你安身之处，哭也是无益。不如跟我上俺家去罢，住上三五天，我叫家人打上轿车，我送你回家。”小姐一听止住泪流，睁眼一看，说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伴婆说：“我是马小的干娘，姓柳名庭春，当铺也有几座，小铺也有几个。”小姐说：“你老人家既有这番好意，坐上受孩儿一拜。”伴婆说：“我怎当得起。”小姐说罢，双膝跪下，与伴婆叩头。伴婆伸手拉住小姐说：“起来罢。”小姐与伴婆正然施礼，马小把手翻了两番。明公，马小将手翻了两番，是要价哩，要了八百两银子。伴婆暗想：“有这等人才，八百银子也不多。”取出银票暗暗递与马小，马小得了票子上街去了。伴婆说：“小姐，跟我走罢。”他二人说罢，出了门，急急忙忙往前行。

穿街过巷来的快，前行来到院乌龙。
二人一同把内进，小姐抬头看分明。
年少幼女把曲唱，琵琶丝弦弹的精。
楼房瓦舍冲云雾，明三暗五甚威风。
二人一直往前走，花楼不远咫尺中。
二人同把楼来上，小姐开言问一声。

明公要听后来事，下回书里说分明。

第四回

学弹唱秀英为妓

话说，小姐说：“干娘，要丝弦何用？”伴婆说：“你不知道？老身孤寡无儿，早晚弹唱散闷。”小姐说：“看这样儿，不像好人家。”伴婆说：“马小将你卖给我了。”小姐说：“卖了多少银子？”伴婆说：“卖了八百两银子。”小姐闻听眼中落泪：“俺本是好人家儿女，任死不肯失节。”伴婆说：“由不的你了。”小姐说：“我把你无耻贱人……”这句话把伴婆骂急了，把小姐掙到花楼下，拳打脚踢，好不痛伤人也。

伴婆闻言怒冲冲，伸手拉住江秀英。
把她吊住北楼上，你看伴婆下绝情。
打马鞭子拿在手，照着小姐往下扔。
鞭子起去龙摆尾，鞭子若下风腾空。
龙摆尾来还好受，风腾空来实难当。
小姐眼中吊下泪，生身母亲叫几声。
只说生儿防备老，那知竹篮打水空。
为儿花楼身遭难，你在那里怎知情。
为儿死在苏州府，何人搭救出火坑。
母女若得重相见，除非南柯一梦中。
小姐哭在花楼上，再说伴婆下毒情。
再过一时无人救，伴婆打死江秀英。
正是秀英来遭难，马路鸾铃响连声。